



河南府志

考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八
藝文志十二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
商邱之邑邑于大亳實定其居
封于小亳乃以其地佐治以
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
西國功臣漢王無戴祗大許

ル 5
1546
19



1546
29

1546
19

卷之八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八

藝文志十二

神道碑一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銘

北周 庾信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邱之胄邑于大亳實定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鋒穎既高光芒斯遠青衿學劍既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八 藝文志十二

神道碑

爲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卽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授直
邊都督太祖文皇帝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濯衣沐髮仗劍
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自此卽居帳內仍爲直
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
從迎大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
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宏農戰河橋平
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
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卽爲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

韜置府陽關張旃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卽用同宗爭長於周
還無異姓十六年授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河湄瑞氣特表
廉平廊祀神光徧明正直及乎魏終天祿周受惟新明命已
遷彝倫或草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抱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
戶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功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
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
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築平綱
之城衛人拱手成滎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
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
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

拜小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爲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爲荀首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紀裂繻來卿爲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襄城龍種更及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傅配于上相卽陪元滬之圖居于京師實有圮橋之策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旣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軍參謀七政天厲弗戒薨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詔贈某官諡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隴底地入塞原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元甲黃腸崎嶇亭鄣及云奠徹方勞榆沈若夫樹反壤也封憂屋焉終須頽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永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勒石墓田仍銘云爾

少典之孫元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於周公侯復

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
 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凜凜疎風祖考藩屏濁
 河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
 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岳迴文列星鸞翔鳳
 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
 石梁劍燃銅柱並麗六塵俱抽雙虎玉門開羣陽關置府再
 為上台兩為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襲峻德欽明睿諭
 不吝車茵誰言溫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開
 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窟西州永別北關
 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陵原地迥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

以貞龜

庚開府集

唐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唐楊炯

列侯計功其詩曰仲山甫誠于百辟大夫稱伐其銘曰正考
 甫恭于三命所以揚其先祖所以示其子孫文質既殊條流
 遂廣山河永配金石長存或旌原氏之阡或表滕公之墓觀
 百林之字者孝廉之舊業於是乎不愆不忘讀黃鳥之詞者
 文範之餘風於是乎可久可大公諱挺字敕珉河南洛陽人
 也宇文歸之遠派宇文翰之餘秩自中州圯拆上國崩離魏
 氏忘其寶圖齊人弄其神器周雖舊邦天有成命車書混一
 於域中子弟星羅於海內及其隋室遷鼎重運帷符固亦壇

社仍存山河不替曾祖顯和後魏長廣郡公周贈延州刺史
祖神舉東平郡公贈少保考誼皇朝益州青城瀛州清苑二
縣令公慶成弧矢氣襲芝蘭州則赤山之精照牽牛於北列
鼎則黃雲之寶入天駟於東方資大孝而立身蘊中和以成
德詞叅變化稽百代之闕文學富圖書閱三冬之舊史初任
國子生擢第授道王府叅軍兼鄭州叅軍事橫經太學射策
王廷兼攝務殷叅卿位重王徽之任達國士行車劉簡之博
聞中郎寓直秩滿授遂州司戶叅軍事天開井絡地洩江源
財雄翁習於外區棟宇相望於近甸尊遷絳州翼城令大梁
星野少澤封圻實惟繁劇載佇循良魯國有司無擅徵之事
南陽郡吏罷休沐之娛州府狀聞鄉亭頌德亦猶禮讓之化
綿竹於是乎作歌風俗之夷浚儀於是乎刊石稍遷符璽郎
尋奉勅檢校鴻臚本官如故環濟要畧掌天子之璽符劉熙
釋名表京師之心腹是分庵節武贊王侯國信不差郊迎有
序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夏書禹貢辨其川澤周禮職方明其
物土清晨伏奏幾承題柱之恩閑夜絜齋惟有張燈之宿詔
除朝散大夫晉州司馬尋遷長史平陽舊縣姑射靈山玉印
仍存瑤城未改習鑿齒之逢宣武三命而踐侍中管公明之
謁冀州四見而登別駕詔遷同州長史河西輻輳渭北膏腴
秦地之下邦漢京之左輔使君何以爲政端右宜其得人直

言則陳留阮宣通理則汝南叔度王祥糾令屈公輔之宏材
荀羨逸羣杜冲天之勁翮享年六十有五以永淳元年六月
二十一日終于華州之別業嗚呼哀哉公禮樂君子儒林丈
夫友于之仁伯淮與季江同寢朋從之誼鮑叔與管仲推財
優游太學之中籍甚平臺之下輜車就列化洽於二同油軾
當官政成於半刺道尊德貴而大位不躋有志無時而天年
不永卽以其年十月遷窆於鄭縣安樂鄉之西原嗣子某官
等詩禮預聞箕裘早學生則盡其養劉殷積粟於七年歿則
致其哀唐頌絕漿於九日占白鶴相青烏鄭伯所封有成林
之邑地晉侯所輅有河外之列城沓習旗旒紛紜野田范巨

卿則素車來哭韓元良則總麻設位大夫受梁鴻之命終陪
烈士之墳妻子從田豫之言竟托神人之墓嗚呼哀哉銘曰
開國東部承家北平遂荒中縣奄有神京時逢日薄運改天
正二王之後三代之英惟宗惟祖有典有則大魏將軍隆周
相國於穆顯考其儀不忒禮樂宣猷闔門表德五才鍾秀百
福興賢蜀都曾子漢代顏淵公之廣學其積如山公之大辨
其流如川親則郇霍地居周鄭人物會同歌謠鼎盛設官外
職天子有命束髮登朝叅卿軍政江漢之流河汾之都禮優
懸榻任重前樞六璽爲貴皇天降符九州爲廣益地開圖平
陽土守下部風俗秦晉閭閻山河軌躅緹油之化海沂之曲

始聽雞晨行復驥足龜長筮短吉往凶來賓朋永訣徒御相
哀華館無家元堂不開青龍水曲白馬車迴漠漠古墓郭門
之路槭槭寒桐平林之東天光少日地氣多風凡生物而必
死唯君令始而善終

文苑
英華

趙州錄事參軍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唐張說

公諱孝斌字順姓陸河南洛陽人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
弟封陸卿蓋命氏之所由興也秦并諸國陸分氏適燕吳在
燕者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侯生平原簡王麗公卽簡王七
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秘書郎以至德表所居號終孝里祖

元亮隋鷹揚郎將父淳感盤桓利貞弓招莫進同志誅行謚
爲惠康自成簡至惠康孝弟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冲和稟
識高朗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
其淵府德行者仰其墻仞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德安府
法曹其在官也不苛察而小無廢不皎異而大有成知識日
明常澹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卧疾累年不赴楚邸肇封
大羅雲逸雖沉疴未弭而僉望允歸授楚王府兵曹參軍府
罷換趙州錄事參軍以病去職聖歷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
不處盡室以行望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有二
十月丁未終於姚村之逆旅歸殯於滏陽之郭北光天二年

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存則位不充其德沒則榮不逮其身命矣夫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於洛陽之宣教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於漳北之神岡禮也初咸亨中王師征遼公叅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疫於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顛沛致喪歸其妻聞其在安州朝廷以公精達法理乃命覆囚劍南梁岐寬繫勤盈千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捨生狗義返已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節終於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良泣血銜恤視天若墜俾予

作頌式昭遺懿銘曰

曠哉陸公觀奧臻妙文雅外炳清明內照從政本仁資忠移孝不言而理正身作教才何富之命何負之居喪柴毀遭疾棲遲垂彼雲翼落此盛時歿後榮進終延贈寵德之休明位匪為重嗟嗟千載賢士之壠

文苑英華

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唐張說

公諱實字茂實其先魯國鄒人也今為河南人焉五代祖道周尚齊南康公主位都督高祖軫梁荊州刺史曾大父黎梁湖州刺史周拜儀同陪開皇中為旭州刺史大父安昌潭州總管考天水郡果公仁才婚皇室漢南縣主涇浦豐袁江永

凡六州刺史偉矣哉承家善慶歷代名臣風流載於史官勳業藏於王府公卽果公季子德義如山文章如泉縉紳之士仰焉宗焉弱冠太學生進士擢第遭家不造府君捐館五日絕漿三年泣血雖麻葛就禮而變棘加入服闋調并州大都督府叅軍事丁太夫人憂過哀終喪有如前制應八科舉策問高第授綿州司戶叅軍轉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叅軍又舉四科敷言簡帝除益州導江縣令鴻漸二鎮翰飛三蜀府中之孫子荆郡內之岑公孝用能據淮距海我庾如坻岷山尊江入境先歎加朝散大夫除鄜州長史仍加關內道度支使去青城之洞府來白帝之廊祠命服有輝使車何重除婺州

中馬入謝于武成殿主上以邊庭有事喜問陳湯宣室清言
並更哭登公上對醞籍謀慮深長眷甚前席恩加後命因改
命曰曰置書寺填朱復三蕃猶梗屯田遶塞戎馬生郊代
郡蘇從一以十日家飛絲家張掖比西河而還輕乃徙拜涼
州都督府長史仍知而公葺兵馬河西諸軍支度使地壯伏
龍城雄飛鳥位居半刺吏惣全邊公仍利溝洫懋蔗葺庠菱
藁積糗糧均轉輸程力役寬御悅使授方任能人胥忘其久
勞兵不怨其長戍雖金方氣候風雨不交之地磧路沙霾草
木不植之所莫不豐滯穗於坳牧馱甘瓜於戍時朝廷賴之
遷使持節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仍知營田使崆峒連五郡

之壤積石控九河之源公夙奉皇華政聞行路不言而庶事
熙非教而羣下順餉軍廩師處勤餘裕計偕入朝侍宴於長
壽殿上謂公曰河州軍鎮要衝屯田最多卿以足食爲心朕
無西顧之憂矣侑以綵幣錫以文袍及公還州也璽書勞勉
王人相繼國家經流沙梁弱水收西域護南庭連百里之兵
以濟事於外不一日而乏者則公之力也享年七十有一證
聖元年二月十日寢疾終官舍天子悼焉凶費喪歸悉命官
給是日河湟耆老山谷羗夷反首務面號奔州邑雖國亡子
產吏哭祭遵豈能過也愷悌之化人之父母及其沒也哀亦
如之信矣夫夫人金城郡君隴西李氏江夏王道宗之女也

宜此象服爛其盈門嗣先姑之徽音立庶姬之範則薤華前
落藁瘞城隅以證聖二年正月合葬于河南之定陽原禮也
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玉女之墳松栢接於卽
山邱陵對於伊闕石麟將鬪華表何年有子曰祖雍景龍初
擢給事中兼侍御史內供奉追惟皇考孝于奉親忠于事君
恭於立身惠於臨人物是四行旁通具美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故老之口旣絕竹帛之文又滅揚名兮奈何刊石兮來裔

詞曰

倬哉冉氏世有仲弓鐵冠繡服給事於中克昭遺懿樹之家
風於皇嚴孝高明有融德罔不遵藝何不涉嗣武

載叶建旗千里逮君六葉龜顧印房蛇盤綬篋官以勤積
 因時峻宰號神明掾稱親信驥足既展輜軒卽軻邦國海
 京師河潤出車西域我君謨之屯田比假我君穫之六軍有
 饋其誰度之一人無憂其誰樂之猛獸避德均遷所泣靈鳥
 依仁霸昇執事以今視古名齊績類天不憖遺山頽此位隴
 首回望秦川斷腸吏人攀紵哀號隨喪虛靈奠野行臨帷堂
 廟立邊郡魂歸故鄉王姬耐塋禮之終也水合蛟龍墳同石
 馬地積霜露烟攢松檟千載九原高碑淚下

文苑
英華

元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畫為九
 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
 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
 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
 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聞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
 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
 勳王室建旗舊府公統緒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
 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
 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
 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

日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和王府長史始即
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駮乘之恩自時厥
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
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惣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
出與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德封
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
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毗庶
風偃桀驚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
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
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惣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
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局
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
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
衰麻外墨藥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草故開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
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
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
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
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裔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

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奔思綬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纒安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效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宏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持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礪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文粹

神道碑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唐崔氏序張說銘

良玉吐曜非媚荆人之斲幽蘭懷芳豈珍楚客之奏若夫克
抱厥德不揚其明四海順風以宏道萬乘渴日而致用見於
元公矣公諱希聲字某河南洛陽人也才三代祖魏昭成帝
曾大父隋尚書左丞宏大父隋南郡司法議恭考黃州刺史
孝節奕代集禮以洎于公公三歲便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謬
之者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故當時目曰神童焉七歲屬文
邈有高致十四通五經大旨四方儒墨之士由是嚮風矣雅
尚冲漠脫落人事鼎鍾黼黻罔汨其志妙於鼓琴尤工幽居
淶水之操常抵傲縱恣不求聞達兄通理以其聲華太高論

其從事不得已舉進士授相州內黃主簿黃州府君薨浹旬
不怠期而不懈至性之酷異類同傷於是昆弟胥命纍棘互
勉負畚荷鍤躬自成墳故族稱元氏之孝服闋調補校書郎
轉萬年主簿公之始至萬年也鄔國公武攸宜僉爲判官凡
有牋冊皆自公出朝廷嘉焉徵拜司禮博士則天皇后欲作
臺書之要成一豢之美廣集文儒以筆以削目爲三教珠英
蓋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書成克厭帝旨遷太子文學主
客考功二員外賞勤也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舍人是時天
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疊委公操斧則伐懸衡不
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然而不樂處煩屢乞外補上優而不

許轉太常少卿無何吏部缺公雖虬蟠不奮欲固其節而鶴
鳴有聞終迫其用乃拜吏部侍郎實能考才施以論所立振
幽滯以器所用簡而能通清而不介輪奐畢舉衆論休之天
錫不永清羸遺疾春秋四十有六景龍元年某月終于某卽
以景龍三年某月歸葬于某禮也懿交暱友平生詞賦之客
聚泣而評曰公事寡嫂撫孤姪以義聞居閨門接昆弟以禮
著黃州之痛昭其行也卽國之徵表其才也太常之舉見其
高也吏部之僉彰其用也况乎體道之要心無疵瑕包身之
防口絕臧否非夫全德具美自天離祉曷能臻此君子患道
之不立不患壽之不永公道行矣奚其多傷有新集三十卷

行於世嗣子寄童齒之子嬰兒之慕夫人李氏故亳州刺史
某之女今主客郎中顥之從父妹也華首喪天帷堂哭晝藐
視孤疚哀感草木託詞于我故人庶以紀百代之盛余與公
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光粉闥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
日宴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疇曩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
郎南陽張說吏部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
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述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
其詞曰

英英白雲瑞彼君輅佻佻公子嘉我王度魏后遺德作華天
朝臨器應變直心遙遙麟閣書仙鳳池墨妙太常國禮少宰

邦教公之處之有倫有要玉折其貞金斷其清沒而不朽仁

乎令名文苑英華

工部尚書鮑防碑

唐蘇頌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有九公從三十六載致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達官之長十二領四嶽十三州牧之寄三貞元六年秋八月景申薨于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七口從先公于北邙南原詔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卒葬後三年嗣子宗由建碑表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慎河南洛陽人曾祖標皇隴州汧陽令祖仁爽雅州飛越尉眉州刺史父思温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書皆盛德下位發

祥於公天寶中天下尚文其日聞人則重侔有德貴齒高位公賦感邇十七章以古之政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宗而誦之舉進士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承王去來瑱為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于泉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為忠不及於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論而絕焉東越仍師旅饑饉之後三分其人兵益半之公之授兼訓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兵兼于農盜復于人是時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為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以公故也徵拜尚書郎無何兼訓寢疾太原上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如公比召對勞賜寵

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
泊居守專征之倖各遷其任兵自勇厲至于輯睦人自安業
至于移風政自無闕至于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
列于別殿蓋麟閣名臣之次也三載朝覲屬今上嗣位維新
大政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旋以文武之柄方鎮
爲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閩越轉江西公之撫人也以家
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青光祿大夫右
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真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
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折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
賢良求讜言時薦仲兄不敢違詔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

並命考第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
吾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
尹詔下風行令宣政舉威革難理惠局無告旣而痿痺生疾
陳乞遂閑上置上將軍員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耆耄以寵其
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病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
東周以終天年公德本於孝才歸於周從王牧人卽戎臨事
大畧以忠肅慈惠沉毅莊敏爲稱喜善怒惡不必爲已論交
任人必惟其忠入爲羽儀出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
義屬于長兄蓋什卿之祿千乘之賦一以奉之四時賓客之
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孤羣從唯所授

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私而敬恭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教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厥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於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歿清風如同三孤前左衛兵曹參軍殿中省進馬宗參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日不足以抒夫罔極於是乎發揚垂裕之義作為銘曰

穆穆宣公為王蓋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勳在昔理平逢時尚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羽翰方睦風雲構屯乃佐戎帥名屈道伸乃登天朝盛美惟新茫茫南國赫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執憲成式尹京作則春官右文宗伯尚德出捍牧圉入趨宸極望實攸并謀猷允塞賢宜翊聖道厄于命方叔元老冉耕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履散金頤真保性良辰何遽厚夜何長歸全故邱鞏洛之陽貞石是勒德音孔章於戲宣公百世不亡

文苑英華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

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齊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二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背不寢不相淡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洟若公有子朗郁等未亂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瀾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輓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子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

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
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
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
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
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元經
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
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
毀瘠過禮旣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暉奏爲掌書記
授左金吾衛兵曹叅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
上卽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
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藁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
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
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
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
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
百官薨卒定諡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荅呂
荊州謹謚議博而正當時贈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
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
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寃弱課績聞上加朝
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

或趁趙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警之釋予服來盡爲良俗其
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墮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
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移甚衆公忠心以撫舒
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
名城沃士兵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
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
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
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
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
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襲賢道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
碣頌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
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
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
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竟
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
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
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
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國僑千古迭映
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

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為鄰白馬江上
青鳥洛濱鵲鶴在原嗟爾元昆縷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
美謂余不謖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
於池子為之泉譬我於桐子為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
何淑明摧馥碎堅瘞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
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唐文粹

唐左羽林軍大將軍史公神道碑

唐奚敬元

將軍諱用誠字君諒河南人也曾王父諱惟靜開府儀同叢公
司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先鋒兵馬使大父為典
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兵馬使烈

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河東節度兵馬使兼御史
中丞普寧郡王三代為將克昌惟武垂慶後世傳芳于公公
即中丞第四子義感得一時之俊沉謀有周身之防貞元初
藝成絕倫縱遊郡國名藩重鎮爭致邀迓乃不屑就其道益
光襄陽節度樊公澤虛心好才與能樂善聞公有縱橫之畧
剛決之姿由褥禮以接之選右職以署之而能恪勤厥位練
習武經繇是樊公益所委重累遷至馬軍兵馬使會吳少陽
卒其子元濟席凶噐以竊據淮蔡詔命唐隨節使李公愬摠
齊軍士以討伐之命公為遊奕兵馬使指顧麾下號令前驅
率先啓行深入賊境遇敵必戰所向無遺會賊將領徒千人

草創營壘旗號日與橋柵而公伺其軍食無儲是刈是穫備其乾饑鴟張蟻聚控扼要害公度其孤虛可以攻取以少擊衆如其前堂堂之勢若然中斷殺傷奔潰靡有孑遺生擒賊將衆皆請殺而公不聽以客禮待之曰吾不能殺義士從其歸死於天子乃送其人于闕繼而陳章疏懇請全活憲宗皇帝英明聽斷詔下許之還賜軍前驅使俾領先鋒將與公偕行遵其銳卒涸寒之夜凌犯雪霜擊破賊城官軍全入先擒元濟以檻車獻於宗廟得正刑典由公之生致賊將化爲忠臣覆其妖巢以功補過朝廷推賞累寵旌節授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仍賜上柱國詔曰素抱將才能通武訓策名戎旅委質藩方敷七德以招懷推一心而撫納遂使戴天之大節因事斯彰奉國之名謀逢時乃合奮其勇士潰彼兇徒堅壁洞開罪人斯得永言實效無忘寤思其圖爾勞是舉朝典旋以東平不度將議征討詔命李愬爲除泗節度俾行天誅愬以公沉勇夙彰思同王氏列名表請委以親兵充行營都虞候公恪勤無私戰陣有勇破賊柵者有六收縣邑者有三教令必嚴刑戮不濫仁而有法其若是歟賊平遷檢校國子祭酒詔曰平齊之役諸軍指期衆校合戰各奮毅勇同樹勲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愧踰時之賞故於獎授有所超遷時屬邊事重難非公莫可詔統麾下鎮防朔

方居三年朝議以頻建茂功位未克量趣徵赴闕除左羽林將軍詔曰沉勇英決挺直將才制勝出奇合於兵法風勵勤王之節嘗從伐叛之師赫然殊功於是累振諸侯方岳多有薦揚北路親軍寄雄心膺統率貔貅之衆申明羽衛之嚴宜獎壯猷日兼峻秩敬宗皇帝以張韶作亂禍生不測環衛嚴整征賊誅夷拜兼御史大夫歲月滋深竭誠盡瘁遷大將軍知軍事疏封列爵褒寵勲賢勞績旣彰優榮斯及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上方倚注信臣錫宴別殿論功校藝公實居冬方委爪牙之雄未兼鐵鉞之寄竟以積勞成疾憂國忘身大和四年歲在庚戌冬十一月乙未薨于昇平里之私第享齡五十九皇帝軫悼廢朝賻禮加等粵辛亥二月十五日甲午葬于京兆府萬年縣長樂鄉宋侯之西原後三月詔贈工部尚書表勲臣也夫人李氏從夫之貴封趙郡夫人淑慎明賢明能正婦道卽哀盡哭動合禮經長子宗簡福王府叅軍次子宗授一子出身幼子福郎小女平娘孩啼孺慕絕及旋懷抱以敬元昔因朝奏相遇諸途語及戰伐之事備聞功業之本其子以理命見託固徵斯文而表諸道蓋不虛矣其詞曰

惟天生人必以類分定亂以武克生武臣泱泱史公振輝羣倫正直不回剛決無隣沐若膏雨煦然陽春濟以寬猛施之

威仁三代為將道家所忌為將四世彌彰勇毅制勝料敵善利全活擒生度材任知寒天雪夜萬里齊轡攻討賊城致之死地干戈將戢弓矢載橐懋功既立爰議賞勞謙勤愈彰寵錫彌高貴婚華憲輝映賢豪王者之師勝殘去殺由不得已

在懲桀黠惟公訓齊確然不拔令亦寬簡政不苛察羽林震衛克壯其猷推心誠齋練習貔貅忘身奉君勞積生憂運促潛奪名無建侯追榮八座寵錫威武葬于九原軫悼明主勲名獨在骨肉歸土表行豐碑垂休萬古

文苑英華

呂文穆公神道碑

宋富弼

東平呂公相我太宗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薨十

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諠不得辭輒用纂其世次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為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侯為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勲德顯名於當時偉然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為洛陽縣人公諱蒙正字聖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帝征大原劉氏朝于行在道授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

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
召入翰林院學士是冬擢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陞給
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爲上相淳化二年罷爲吏部尚書
奉朝請四年復爲上相至道九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爲
上相益以昭文館大學士五年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
感疾凡七上章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
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進封許國及薨天子震悼哭甚悲不
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諡文穆公以

諸子位于朝累贈大師兼尚書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
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交誓不復嫁娶考後連
佐邊幕妣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憤懣絕迹于龍門
躬事薪汲力奉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爲業晝夜漏相接未
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若無以爲生者如是數年學益進
文益竒聲動天下士友益附太祖開寶末隨侍母氏赴舉東
都時太宗以晉王尹開封重公名召見復案其所著文大稱
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卽上第自此七
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
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斟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

稱治精於選任檢庸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贓敗或讒于帝曰紳以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豈好貨者也帝驟信立還紳官而以他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叅位怡然一不自明踰年帝得紳贓實始悟遽黜紳爲絳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慰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帝旣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沉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帝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帝盛怒投其書于地曰呂蒙正何事敢必爲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世安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公插笏俛而跌案爲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旣而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嘉其不可動也志上元觀燈一夕帝宴近臣於端拱樓樂車馬之盛左右顧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乃全盛如此可喜公進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嘗見都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頽頽不語王禹偁名蹇謬時亦在列聞其對爲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方弗服忿之常議討伐公

初諫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置郡國萬里外可謂決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燕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三王者歷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于悔爲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鎮之宜以道德恩信橫于中而澹乎外則四譯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較其所不足與較於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爲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賤也懇辭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著爲例于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輔政旣久恩寵特殊

羸然曳纒謁靈輿入境上伏地哭幾絕屢哭屢幾絕行路皆哭皇皇焉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於道公以盡瘁積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昃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間與樵釣野叟駢席而語不得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懿無煩語不妄顧與人無親疎無高下陛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爲諫諍爲侍從爲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之于上惟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

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
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爲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
嘗一日遠於朝廷至於河南之行尚非太皇雅意蓋強出之
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亟復在位三人相皆首之
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不容終制不欲使他
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積
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
帝躬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
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
于四海致時升平則疇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

孚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輔官至三公階勳爵邑咸第
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
退天子憊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
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主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
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夔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
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公掌誥時會令君朝京
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孝子
不忍見茲睽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于前泣
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
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於其家也初娶

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於公之先男
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
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部郎務簡光
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
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
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
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况若曹
皆得爲王官其無爲世胄子弟之爲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汗
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詔教持身謹
勅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爲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
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
於輿論異日必能躋公之武于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
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
孫三十一人並傳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知公
之義訓大施于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仕者女六人長
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叅知政事趙安
仁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
早卒次嫁永州推官楊與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逢時亡位而沒生而無成不若物
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舉以魁衆四方

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三宗太皇粵真三相必首不
令後人善不有己造宁密陳事苟拂鬱衆皆逡巡公勇而前
悉心以論帝怒斯震公顏益温居若柔弱語焉不聞及以議
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終孚帝嗟
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綏成我太平匪公曷圖公
處厥位天子是依讒免疾去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
退必以禮燕樂適之日子芸芸曰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
倫天其意者斯爲報歟

宋文鑑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郡開國公贈兵部尚

書諡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
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
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
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
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
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
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
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
子贈公會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

時爲太傅考諱塘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

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

之卧内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
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
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
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饒輓之勞其所
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
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
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一公驩然相
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
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二年春

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
後而草弊於久安非朝夕可冀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
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
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
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草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
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
之左右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
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

富鄭公神道碑

宋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

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二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王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

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善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阨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阨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伐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此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人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旣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

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
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
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
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
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
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
者眞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
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
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
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
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
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
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
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
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
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
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
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
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鈴轄公言用守贇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鈴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

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昫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昫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叻吹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司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

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

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
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
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
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
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杲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
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
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
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
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
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
以備之杲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
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
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
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
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

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
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
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
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
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
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
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
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
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
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卽于妖師欲以其
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
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
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
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
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

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
畧安撫使至和三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
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
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
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
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
副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

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
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
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
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
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
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
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
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
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

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
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
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
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
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
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佛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
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
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
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
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
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兩公又上
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
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
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旣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
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
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
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
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
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
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
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
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達等
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
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
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
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
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
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
紹京爲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
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計
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

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跋萬轍必勝不可得也至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

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
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
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
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
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
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
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
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
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
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
以事辭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
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
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
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
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
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
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
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
僇兵交兩河腥聞于上帝憎之命我祖宗昇爾鑪錘往銷
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
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
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
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
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
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
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河億萬維生公手撫
摩水潦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
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
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嶽降神
令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蘇文忠集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八終

今提不... 華... 其... 人... 百... 人... 公... 墓... 表... 故... 崇... 信... 軍... 節... 度... 副... 使... 檢... 校... 尚... 書... 工... 部... 員... 外... 郎... 尹... 公... 墓... 表... 宋... 韓... 琦... 公... 諱... 洙... 字... 師... 魯... 其... 先... 太... 原... 人... 曾... 祖... 誼... 以... 道... 晦... 亂... 世... 不... 仕... 祖... 文... 化... 始... 以... 材... 行... 興... 其... 家... 官... 至... 都... 官... 郎... 中... 贈... 刑... 部... 侍... 郎... 父... 仲... 宣... 舉... 明... 經... 累... 長... 郡... 邑... 廉... 恕... 明... 決... 所... 至... 以... 循... 吏... 稱... 終... 虞... 部... 員... 外... 郎... 以... 公... 貴... 贈... 工... 部... 郎... 中... 刑... 部... 葬... 其... 父... 河... 南... 今... 為... 河... 南... 人... 公... 幼... 聰... 敏... 喜... 學... 無... 所... 不... 通... 尤... 長... 於... 春... 秋... 善... 議... 論... 參... 質... 古... 今... 開... 判... 疑... 滯... 聞...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九

藝文志十三

墓表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宋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
 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
 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
 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
 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疑滯聞

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敘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

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

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卽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帥懷敏覆車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禦邊寨王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濂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爲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百里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地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報西戎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乃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

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報西戎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乃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

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卽詣闕上書以承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不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沿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

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勤兵緩行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

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
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
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
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動
天下如是而曾不得一紓所蘊于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
而反遭罹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
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
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
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
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
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
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
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
人長曰朴竒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
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
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幼末嫁朴文學器識足以嗣公
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朴構舉公夫人
之喪塋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
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

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
 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
 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公此
 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
 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于
 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
 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
 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安陽集

明道先生墓表

宋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
 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
 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
 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
 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大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
 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
 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常存勒石

墓旁以詔後人

程子

御史程君墓表

金元好問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維揚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日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

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乃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一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旣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

即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泣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止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脇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

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事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賑徐邳君經畫確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效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饑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糴為賑贍村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第

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
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
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
愠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
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
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
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耐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
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
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
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

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
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媼媼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
絞許而上劓橫潰我障剛瘳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
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
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遺山集

清河郡侯張公神道碑

元 歐陽元

清河郡公姓張氏其先解梁人也今家河南鞏縣子爲中書
叅議贈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
子累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清河郡公

及其孫爲吏部侍郎近臣請于上有勅翰林院侍講學士歐陽元撰公神道之碑以賜惟公贈典致以子賜碑致以孫若享自然之福而膺身後之名者徐考其行事則二者之寵皆公所自致也子孫致位于斯其致亦以公也公之父前仕爲嵩州安撫使張氏宦業在嵩州矣以直言忤時貴嘗退而不居公少署司竹監嵩州遺澤在公矣公以其厲民又退而不居是仁人君子之爲心也張氏再世有仁人君子居之此子若孫之所以致今日也公諱思忠字誠之幼靜重簡默羣兒靳之不爲動侍立長者進退如成人稍長從諸弟入學舍學舍先生見其蚤慧授以孝經使做書公受教卽能無苟且學舍先生謂其父曰孺子可教他日必以名儒起家浸長果日嗜學不倦弱冠王師圍襄陽爲庾吏給營中糧儲不匱改司嵩州竹課公甫壯年獨不樂爲苛征棄去不復仕公性孝友親疾晝夜不解帶公兄從軍襄樊三月書不達二親憂之公徒步至行間不避鋒鏑獲安耗歸寧其親行道遇螻蟻必近步以避之惟恐踐傷又一日謂其兄曰古人有十世共舉火者今何獨不然得非俗之不古與兄若弟感其言卽不敢謀析居鄉隣族黨貧不能婚葬視親疎爲施無不有所周卹人有歸其負貸者付以量衡使自均其輕重隆殺爲報其不能者聽之遠近以忿爭見質隨以理譬析之往往情平家居

隆師教子尤好眉山三蘇文嘗手抄百餘篇授諸子使矜式有暇日卽從賓朋觴咏自耽樂視世態泊如也至元年日月終於正寢年四十有九以明年月日葬洛陽青龍山先隴之陰嵩州安撫公諱恩字某某金季官爲元戎以讜論與達官齟齬勇退于家王師徇河南王帥聞其賢版其原職力辭已乃嵩人所歸未幾改鞏令有仁政人號張佛爺德之也以孫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配王氏追封清河郡夫人生丈夫子四人公居三思敬初襲鞏令歷鄴陵沁水洛陽大名鄒平五縣總管江寧府判知鈞澧兩州同知揚州路總管府事所至稱良吏壽八十一終思信

以百夫長從征合州襄陽以功拜管軍把總遷上千戶佩金符屯洪澤以壽終思孝不仕以善人稱於鄉公先娶薄氏繼蘇氏皆賢淑並追封清河郡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毅浙江叅政偉度雅望歷踐華貫爲時名卿引年閒居福壽鼎盛次日規三曰弼弼內正司照磨孫男八人惟敏卽吏部侍郎博學擅詞章練達國務卓有父風惟賢有文聲工詩律辟掾禮部蚤卒宋御史聚爲之作傳弟惟則亦早卒惟一惟中惟遜惟正惟權仕學俱進未艾也孫女一曾孫男五曾孫女三先儒有言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厚之至也豈獨朋友之道爲然人君之御羣臣其於先世所以重追封之典者要以爲導之

道也厚之極致則贈典之外繼之以賜碑焉元代乏詞垣
 銘諸臣家先隴因思昔魏晉君臣以海內彫耗禁厚葬
 而終莫能制當時有兄為其弟作表德論刻之墓陰曰夫
 國典不得為銘嗚呼陋哉晉魏之為政也今元以一人
 天官之先祖而特著斯言者以人臣封贈碑諡古掌于
 使知國恩之厚固前代之所罕得也又因以告夫他
 是恩者相率而厚報我國家不其踴歟碑未立惟敏
 遷中書左侍郎銘曰

張氏之業舊自嵩州將翔而戢直與世鬪吏于天朝初命
 俯登縣之澤桐鄉之廡有蓄不施實鍾在公公曰善仕
 辜功公征于野有竹如簣公休於家算不遺策稱干比戈
 求其兄我志則勇遑卹有兵遭螳于途却步踣踣我心
 是用不武惟此張氏載集載騫自晉再遷及茲蟬聯彼木
 圍枝葉旣蕃雨露所澤反注本根孰識本根下踞九地
 轉輸枝葉不瘁國有壽駿驄車於梁展也有孝德厚流
 有蓋臣為王宰旅乃祖乃父貽厥譽處從臣以聞當宁
 詞臣作誄百世無竇洛水之濱神道如砥勒文貞石負
 以龜

趾元文類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元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

海內所元 卷之六十九 三
求追換妣夫人李氏埋銘爲初敘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
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泣建康馳書請曰
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
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
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歎哉會
薦懼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
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
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頴川人唐選于京兆廣
明中避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
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

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孟儒林郎灝儒林生國
子監丞堯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指使仲謙規措生皇東
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
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
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
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
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惡親者不嫌自明宜然
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
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過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潛孟莊

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
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
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
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
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成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
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
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
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
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
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

吾姚與陳始同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
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睦侯
奉敬丁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
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
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
尚齊生源源三子實崩邃實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
先生六子紀夔洽謹休光謹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
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
軫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

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弼弼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諡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諡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瑱繼立諡先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宏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監官令褒繼監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

元史元史生微溫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兄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旣發視元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

石人獸如其始定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憇感
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
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
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為楚人之辭歲時上
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函嶠趾北邙兮坡陀塢洛水兮波
滔滔堂封兮偃芥古為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喪兮
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為告賴元
石兮不磨維孫裔兮思慎其守不忍黜兮求牛馬走日先志
兮其成庶階茲兮求道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胃兮華遙

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
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夫何孟氏一言
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
城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

兮齊悠長

元文類

白太僕墓碑

明畢亨

中天萃秀河洛降神真儒代出於斯為盛自唐虞三代以來
一變而有春秋再變而有戰國其甚者又有漢唐宋之變斯
文湮沒自程氏兄弟倡絕學於千載之餘續道統於已墜之
後俾吾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至明太祖首命儒官博求遺

書承三代禮樂之懿開萬世人文之統是以周程之學寥寥
 迄今幸有存者河東則文清薛子澠池則月川曹子靈寶則
 東崖許子吾洛有容齋閻子晦庵劉子虛齋白子皆以力行
 道德相尚一時海內名士裹糧千里於數先生之門以求正
 焉而虛齋門下尤盛嗚呼虛齋於古今書罔弗涉獵而於周
 程之學尤盡精微是以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動與天俱至於發明性學之淵源
 抽繹心學之扁鑰之數子咸推重而未有或先也所著有太
 極註解律呂新書釋意中庸膚見當時學者宗之執經北面
 日與切劘以夫子稱焉白子淑質貞亮義理入門措身可模
 置言成範力行之實老而不衰王微之要死而後已白子臨

終予往視焉白子曰良輔自今無忝厥生矣吾世洛人譜牒
 孔昭一系業農居鳳凰里一系業儒即吾門也一系南徙皆
 吾祖脉也吁吾子孫微矣後世或南或北有能繼吾志者當
 求吾遺書或興起焉有公相知當白吾言無惜爾辭用垂不
 朽故文以表先生之大

洛陽志

少師劉文靖公神道碑銘

明 楊一清

公以正德丙寅得請致仕越二十一年嘉靖丙戌十一月六
 日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帝若曰是惟先朝耆壽俊又朕
 聞而不及見今亡矣為輟視朝一日賜祭九壇命有司營葬

域贈太師諡文靖其孫中書舍人成學走京師謁予告曰先祖父生前被榮遇享眉壽至矣身後不朽之託不有各筆其何能傳制得樹碑神道碑有銘乃出公門人禮部侍郎上黨劉公龍所著行狀拜以請予少入翰林公時爲館職辱有教比公進位丞弼予自外服召入太常擢官都臺出總戎務多公引薦號知已銘固予事也公諱健字希賢別號晦庵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簡爲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以修英廟實錄遷修撰丙申滿九載遷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以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遷詹事府少詹事丁未孝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宏治改元戊申孝廟初御經筵勅同知經筵尹越三年辛亥修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二年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麒麟服戊午修大明會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廕孫成恩爲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再賜玉帶及蟒龍衣一襲是歲九載考績賜勅獎諭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乙丑武廟嗣位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錫誥命贈三代正德改元歲丙寅乞致仕疏屢上允之賜勅兼賜寶鏹白金襲衣給傳還鄉有司月給公廩五石歲撥夫隸八名供役使始終遭際蓋文臣之

極致也公之學根極性理以伊洛爲師書非正不讀發爲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於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爲主不逐時好門生授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兩京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會試者一殿試讀卷者六取人皆以是爲的故所得多端士爲修撰有薦爲提學憲臣者公筮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脢无悔曰周公教我也乃不果行脢庵之號取諸此其纂裁國史簡而核無溢美無蔓辭稱直筆焉晚年遭際孝廟與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納多荷采行遇有缺失盡言匡正無所忌避前後所破錫賚白金文綺廐馬夷奴之類甚多上推心任之不時顧

問三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欣欣謂治平方始而龍馭忽上賓矣大漸之日召公及李謝二公至寢殿榻前顧命累十數言公等頓首泣受嗚咽不忍出逮事武宗耕籍田幸太學冊大婚頒詔天下嘉惠貧民肅然正始屬逆瑾竊柄姦諛盤據國事日非公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報則相率求引退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相繼去矣旣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今上嘉靖改元降勅存問加賜公廩二石輿隸二名次年壽躋九十遣巡撫重臣存問并致束帛餼羊上

尊之賜公上疏謝再廕成學今官公教人常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姪曰吾寵榮已極壽躋耄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殞若身敗若家可不慎與公素善調攝少疾偶不憚遂絕粒至屬續前數日有大星隕於洛城赤氣亘天公遂不起劉之先太康人曾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河南洛陽人生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之二弟迎歸洛陽入國初遂定居焉配曹氏生亮公父也以永樂庚子鄉薦歷仕三原縣學教諭配張氏次白氏以公貴曾祖考祖考俱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子男二長來以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累官兵部員外郎俱蚤卒女一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夫人生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京通政程文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杰孫男二卽成恩成學女孫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評事胡湘曾孫男二望之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二十六日啟王陳二夫人窆合葬於卾山平樂鄉之原惟我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有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

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子男二長來以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累官兵部員外郎俱蚤卒女一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夫人生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京通政程文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杰孫男二卽成恩成學女孫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評事胡湘曾孫男二望之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二十六日啟王陳二夫人窆合葬於卾山平樂鄉之原惟我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有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

謂為古今之僅見者然邪銘曰

昔在孝皇天下文明乃眷舊學登之弼丞公為元宰式總樞
衡帝曰良哉茲作朕股肱惟李與謝引之同升沃心造膝言
聽諫行如輔車相依如耦在耕不識不知以迓熙平玉几既
憑顧命丁寧爰相武廟惟宏治是承有弗循度不遺力以爭
羣梟在廷撓我鳳鳴請借尚方謝先帝之靈豈能乾沒默以
為容讒譖蝟與帝則諒只詔允歸休優游桑梓以其餘齡導
鄉人孫子謂我餘忠庶幾在此天錫之上壽待綏治理我皇
中興念耆德當禮勅使存問于公之里尚詢茲黃髮公則已
矣高印鬱鬱伊洛瀾瀾我誌我銘以備公終始石淙稿

樂吾劉先生墓表

明 孟化鯉

是為樂吾劉先生之墓先生自幼以守禮聞其事親也朝夕
在侍居母喪三年非弔唁不輕出門小祥後遇善繪者告以
母容寫再三不類翼日盥焚自寫鄰嫗見之曰劉母也蓋稱
孝予云督學水陽亢公嘉其行誼晉廩員而霽峯王侯扁其
門曰慈孝當是時化鯉即知向慕其後受學于西川先生每
述以相勗先生一聞輒契遂之洛親受業焉歸而忻然曰何
幸得聞至教乎先生諱鉉字伯舉初號玉鉉自謁師而歸也
往來益密切磋益至一日過予予出陽明先生集觀焉先生
每觀一通忻然曰此即吾師訓也何幸得聞至教乎及觀從

吾道人記則忻然笑躍然起曰壯哉蘿石先得我心方吾之聞師教也年已五十矣吾謂天下之樂莫大于學將終其身樂而忘倦也以爲深幸乃不謂有年踰耳順忽棄舊習友人招之不返而從吾所好以學于聖賢如蘿石者斯不亦大過人哉遂易其號曰樂吾蓋自附于蘿石之後云世之人溺于利欲蚤夜攢眉曾不見所謂樂間有自謂爲樂者又往往縱欲肆志是亦長戚戚類也何也彼其樂非吾之所謂樂也吾之樂處善循理不惟怡然自得者爲樂卽戰兢惕厲亦謂之樂何也心無所累故也先生蓋庶幾樂吾之樂而爲吾黨所共仰者乎吾邑立會講洛陽之學且十年始講于寶雲寺再

講于城南精舍又再講于陳仁甫書屋月三舉未嘗輟衆方賴先生夾持以求繹師訓先生胡爲遽疾而沒耶方病草也予與二三同志往視先生先生顧謂予曰老師教詔覆載之恩也恨未能常侍側耳不及他語於虛觀臨終斯言則先生所樂不可槩觀哉先生沒再逾年矣予始表其墓蓋先生之行未易縷舉舉先生所樂者表而出之以示來裔先生得無忻然矣乎

孟雲浦文集

布衣周靜涯墓表

明孟化鯉

布衣沒宿草幾青矣余與布衣師事西川尤先生布衣年長我以倍余嚴事之布衣亦忘年交我兩人相得最驩嘗矢之

曰吾兩人必以古人相淬礪德必相黷過必相繩切布衣但見余喜次於面余但見布衣亦輒喜余曰我見先生不待先生教語生意油然而布衣曰吾亦云云則又矢之曰吾兩人每日不論有事無事必一面亦不論蚤暮有言與無言也嗚呼余於布衣能一日不企思耶布衣名玩易字尚時周姓其父洛陽人徙居新安布衣事親孝待弟友治家嚴肅樂與人爲善其父純直翁質朴忠信見重先師既沒先師私諡之曰純直布衣事之能先意翁喜置器用布衣嘗預以錢進翁翁得適意將盡必復預進以爲常每市新奉翁必多其數置餅餌甘熟亦然知翁必遍予諸孫也偶他出輒亟歸追純直卒茹素處廬三年不入內既服闋家居談道或問之布衣曰嚮爲老父甘毳計今安沒卽淡泊正欲見古人明志何能復走它邦乎我豈陶朱也哉君子謂布衣往日非徒營利也至友愛尤非常情可及當純直存時已抱七孫每飯三世十餘人必依倫次同食內外服食等悉布衣調度與二弟雍雍同爨無異言鄉人高其義居家效古嚴內外不但巫覡輩不得入卽媼黨婦女亦少往來庭戶肅然有備者曾事布衣語人曰周宅官府行事蓋異之也邑中故未知講學自方山邱先生交先師令二子岳陵從之游嗣是布衣兄弟亦執弟子禮講格物之學布衣始亦獨惟自修未敢以告人人視其舉止莫不

訕笑布衣不顧也及余從先師交驩布衣而布衣愈益淬礪
逢人必誘以學青衿葦帶之士及賢士大夫多推重焉在洛
如梁北峰劉西塘李春野陳仁泉諸公咸引為同志友皆斂
衽禮貌而布衣尤樂與人為善見人有善稱不絕口曩走汝
南關中所至咨訪仁賢歸必以語余是時里中黃君道貧而
行義邑侯嘗令部軍儲赴輸小灘先是部儲者恒墨歛眾金
以自肥黃君即眾人循例自與亦毫無所染其諸郤餽不一
而又不令人知獨布衣知之特詳它如郭君士懋之貞達趙
君永澄之直諒以及陝沔嗜學疆志之士多布衣所深嘉而
掖引陳村張亨夫婦賢布衣每稱說其事津津有味其樂善

亦不減古人矣余聞布衣墓道嘗有人焚拜不令其子弟知
向非學古篤行胡能感人若是至世系生卒別有家乘故不
及孟化鯉曰學者不可無師余觀百工技藝猶知求師况君
子德成而上師顧可廢哉布衣惻惻謁先師而學之視
身澡德家庭雍睦遠近嚮學者皆推以為前驅曩令春秋邵
日刮月磨則古人耄年儆戒當斐然在布衣衣帶間矣余故
表而出之豈徒抒我企思抑以明學必有模範云

文學念石郭公墓表

明 呂維祺

遯叟曰嗚呼此新安文學念石郭翁之墓檀弓云易墓非古
也鹽鐵論曰古者不樹反虞祭于寢及其後則封之庶民之

墳半仞其高可隱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復夏屋者矣是故有窀穸之石有鹿牲之碑君子以爲亦猶行古之道也念石翁外舅氏生年六十有四爲邑巨宗慷慨爽直賦性剛果初治舉子業不樂青紫養高林泉嘗曰吁介孺而潛心修行講明伊雒之學吾其忍負而且自負耶會有以私干者曰當以數百緡酌翁曰吾不以干介孺也於是遠近知翁皆無復敢以私干者翁孝事兩闈篤愛族戚如以產分給堂孫宗弟令人蓋亦罕矣至其戒族必曰不可欺了自己此非得于母自欺之訓而能然哉翁師事雲浦先生故晚年所造醇謙倍至邑長令多式其廬表其門翁嘗曰吾子姓所得于稟

氣多燥而易動夫燥火也火炎上水潤下若曹舊名皆從火而爲我易之遂易以從水其義方之教皆類此翁一子二女克家旣昌而考終可謂歸全矣乙亥肇秋之朔將襄大事翁子爲狀乞銘旣爲銘復乞表遯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按梁州記定軍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祭其廟令軍士不得于墓荔收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由是觀之雖封而樹而銘而表其可也于是遯叟執紼而歌古挽辭其辭曰魂衣何盈盈旃旒何習習又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使後之人望其碑而哀之曰嗚呼此新安文學念石郭翁之墓君子以爲亦猶行古之道也表其墓者誰遯叟也遯叟者

誰翁館甥南叅贊尚書呂介孺氏名維祺也時居雒作遯庵
為香山天津之隱故自號遯叟

明德先生文集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國朝吳偉業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
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冠禍殷流淪胥莫揅後生執
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
賀公雒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思陵之季此二公
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心之舊
身搢狂寇家扞巖疆其効節同濂雒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
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

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
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為請
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誅其行雖陳鄭皆
災穀雜交鬪而丹青羹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
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葺宏之胥血欲以弔北邙而
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
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以
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
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
歷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
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
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
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
尋陟爲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起拜兵部尚書中糾拾
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紀
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
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
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
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
也南司農旣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
寡鈎考不及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卽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
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凶凶索餉變在根本公廼疏十事
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
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趨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
息奸吏歛手又以園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淆雜而專
行法錢權其子母以贍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
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
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
曾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

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
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
皆公經世猷略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
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
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綽有成算旣
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庠土惡災螟洊眚窮民禴負無歸公
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
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調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王撫
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緩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
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寇王之典築黠反覆公不動

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白成敗於潼關已
而復振蹂宜陽躡永寧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
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
過者糗糒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輩枵
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
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
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
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繼下鬪殺十數人賊再
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
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蒸王

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
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
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
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
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
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
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
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顧王曰王
綱常至重等死耳母詘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曰
呂尚書日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瞑目罵曰吾天子
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
不愧聖賢復何憾賊捽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
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
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苑枯之際恫乎有餘
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辜按宮省舊吏皆云
鄭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
引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
椿匱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
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錢藏鑑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
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迺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

領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埋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緘滕局鑄卒棄之竟徒悍卒之手此公聞國言藉藉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土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諡曰孝令夫神祖之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蓋當有聞而應者

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看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濶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

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子弟儻從通脫放
橫侵枉小民故蠱特蝨賊數斂姦軌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
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拯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在
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
無恐敷歷銓曹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
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
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
軍補脫卒募趨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
防益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
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之學

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陛辭上目而偉之旣受事得所
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骹骹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
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言者乃撫他
事中公旣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
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
長然自以遭不世之知顧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陴之
日其中有不舍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
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爲通人所
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昌之變
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

仕宦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
之流寇從澠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
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苦言以借
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陽人士避亂渡江頗有言
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
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
藍孺實公之婿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旣受而卒讀江村
寒夜從廢麓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
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人已也公諭塋在新安
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
在祀典配警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
無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
奕奕兮周廟鳴鴉毀室兮斧斨載道我公其死兮四國是悼
濫埃風兮上征御緱嶺兮王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勒兮微
臣瞻虛妃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閭兮心惻降周覽兮
下國骨藉藉兮無人擗宮牆兮叢棘噫嘻曾與閱其不見兮
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
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營邱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
甘芝茵之萎絕兮忍化此蕭艾也春澤泉之涓潔兮雖抱石

其何悔也重曰鼓填填兮血輪困巫陽
歎安兮碑出雲纒余馬兮河之游酌椒漿兮進蘭房
兮誓終古

兵部右侍郎張公神道碑銘

國朝 吳偉業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聞延夙夜在在執
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
安門外都人以為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寧之故第其子
克州太守瑄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
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為請有年至致事者輒留宿
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

莫之紀也又三年克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墜
之碑謹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寧仲
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
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舉萬歷壬戌進
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兵部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
張慶臻賄改勅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
言皆施行當時推其謹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啓正之
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蜀繼受任滇撫
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二千里五峰山桃紅壩
之捷馘渠魁印笮蕩定論功為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

蜀以清卿居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勲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致大臣辭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劾正而公微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上以爲能眷遇寢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寧永山城不修礦

盜亦動邑無真令民皆摧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遏寇維之嚴衝誓衆登陴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皸瘵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復嚮用旣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司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邇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公曰永寧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

閱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寧而雒陽遂至不守
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鄉者宿重兵
守要害山道阨隘可以搯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
獲復奉闕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
所恨上亦躋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
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嶠之固
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
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復用爲罪山
民憤歎人無鬪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
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
堽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
謀於公綠綆先上方及暮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
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
於溪源寨五日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
去乃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
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聞行歸營中丞竈突於故山中
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窳穴堊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
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
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庭敗於柿
園歸秦掃冢復出關自譔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

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用而明亦已亡矣
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
考惴惴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
品式敘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
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
年勞治行掾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鑿流品浮僞
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
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習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為正陟侍
於工部為左於刑部兵部為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
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獻

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不為煩苛大者定僕
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
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今奉為絜令焉公為人曉習文法
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
公搯擗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裨益
萬分何以見陳許汝頰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
聖在金門山所產篋管篠蕩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
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
收族暇則借鎖少參諸公為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為文記

之有勸之復出者矣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曰吾出晉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夾道上先人之邱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于兵公撫其二孤瑛瑣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蕭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慎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附子三人長瑄次瑒也季瑒傷女三人孫男一挺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討蘭州

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宦寺以趨賞率髯人棘部可撫者撫之巴童賓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救菴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旣爲屬客敢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金門之竹有琅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嶠嶺岵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啟我公

主闕是補謬謬在廷不茹不吐亂之始生載禦其侮 皤皤
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愚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
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逃我
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
降厥祐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
懷歸竭蹶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
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
望北卣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愍余一老歸焉永滅蒼蒼者天
矢諸弗忘 伐彼篋管爰作笙籥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
是行鷩鷩及萬刻茲令名如高與少不騫不崩後千百年家
以永存刻石

河南府志卷之九十

藝文志十四

墓誌銘一

右庶子贈幽州都督元府君墓誌銘

唐張說

維開元十年正月己未右庶子武陵公河南元公薨於東京
留守之內館公諱懷景字某魏武陵王雄之曾孫右衛大將
軍胄之孫贈麟州刺史仁惠之季子昔天啓水行君臨寰海
雄圖長發本枝碩茂濟美象賢流慶不滅公受茲介祉挺膺
淑靈幼有純至之節長立公直之操學綜羣藝誨擅精微夫
其結言以信導物以德清儉足以軌俗貞厲足以矯邪故美

暢於中名揚於外弱齡以國子進士高第補相王府典籤藩
邸擇賢妙盡時選尋以內憂去職重補相王府參軍及明兩
升儲作貞萬國以宮臣除太子通事舍人後歷官至右司員
外太子舍人天授中以親累除名向逾一紀後除直羅温縣
二令雖大位未享通材必久初自太府主簿累入副卿河南
椽曹克升亞尹握蘭右轄綱紀南宮秉茲憲簡肅彼專席再
侍儲華卒踐宮相公執心好直履法斷恩觸雷霆而除惡不
避也枉絲髮而干譽不爲也升降兩宮出入三代克慎其始
終厥有成君子以爲難允哉其難矣及啓手歸全遺言薄葬
家無長物士伏其清年過懸輿人傷其天嗚呼哀哉制贈都

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賻悼之節優於

葬于咸陽之舊塋夫人韋氏耐焉禮也夫人
之元孫左常侍希仲之叔姊淑行無徵華年早世
等克遵遺訓靡所寘哀說情睦外姻懷深國士旣闕
奠遠投東武之詞銘曰

卓彼英運慶靈旣長貽訓夫子體微知章在藝斯博於
少徒文其中莫飭其表惟靜惟默不激不矯時經三代官
兩宮化若風偃德如澤融邦稱其直朝表其忠禮耐周兆
瞻漢宮哀哀純孝長訴昊穹

文苑
英華

岐州刺史平原男陸君墓誌銘

唐張說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故岐州刺史平原男陸公卒于京師十四年冬十一月葬于鄴西之先塋公諱伯玉字某河南人識真之士也夫譽其克家光乎觀國篤慈惠以宰邑宏雅量以執憲擅華妙於禮闈敷文敏於禁掖推直方以獨坐率易簡以專城所居而美風振所泄而德聲溢非德充於內而美形於外者焉若是夫孝盡愛敬之衷悌包友順之節仁叶返身之恕義適成物之和四者禮之善物歟吾友曾從事於斯矣然而舉禮之綱持心之柄靜則樂先生之道動則濟賢人之業位不盈年無登壽之才也命也復焉可而言哉銘曰陸侯泉妙體曠心古龍章炳文麟角藏武囊奮冲用詩書義

府移孝則忠安親合主建建侯社迺牧王畿有嚴有翼有長有威汲直謝病秦和不醫乞言未老啓手全歸石鼓東臨銅臺西望別業宛在舊塋增創弱子攀車孀妻送葬風采飄忽山川惆悵令德可傳浮生匪重神去一息形遺萬種露往草陳霜來樹拱一仁兮一義長蕪沒於坵壟

文苑英華

李華

元魯山墓碣銘

維唐天寶十三載秋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於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中惟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姪孤甥受學講習之所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國喬

潭贈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三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粹體和氣與道爲一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靜唯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彫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卿館于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旣過苴哀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伸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寢無茵薦者二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叅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叅軍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前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嘗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者盜請於廷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寮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尸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振動發于廷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居官所得俸祿悉以經營墓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反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笥求直唯匹帛焉居無扇鏞墻藩之飾存心養生濟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浹旬無烟

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携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
 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灑氣中古以降無公比焉知我者
 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歟
 於空山可勝慟哉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性情則元微
 思善人則澧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峴
 題窮于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是宜
 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
 軼古今冲邃真純胎胚陸渾師範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高風
 諡曰文行先生從古表今以垂後世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
 三上以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眾庶斯文之作由之而

永垂也歟遂為之銘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韞粹韞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詘
 伸載襲先猷磨而不磷縱翰翔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
 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涕泣銘陳

元魯山墓誌銘

唐文粹
參石刻
唐元結

天寶十三載元子從兄前魯山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
 門人叔盈問曰夫子之哭從兄也不亦過乎禮歟元子對曰
 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也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
 從兄大夫也兼師友之分宜乎過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
 誠哀過非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因壯無所專老無所存

死無所餘此非人所能常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
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然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
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五十餘
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
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詞而佞色不頌之何以戒貪饕
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
之何以戒占田千畝室宇千椽家童千指之徒也哉未嘗完
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梁肉之徒也哉
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慎獨君子直方之士也歟

山文

開封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

誌銘

唐張九齡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
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
年六十有四嗚呼嗚呼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
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一而加也詔塋先達塋事有日又
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
可憲之政公侯作捍之勳皆已昭昭於天下雖日月爭光可
矣公諱說字道濟其先范陽方城人也晉司空壯武公之裔
孫周通館學士諱戈府君之曾孫贈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

河府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六

墓誌銘

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祐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聰悟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惣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唯幽并彘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以來朝佐莫比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數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元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於大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邱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臣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

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太
常議諡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
國夫人元氏附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武靈公懷景之女也
動為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
已內執謙下外睦親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
月壬戌薨于東都康俗里私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
人次曰垺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楸符寶郎泣血在疚皆公
之有後也嗚呼元堂永闕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
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

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一而有立古無

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惟我太師

文苑英華

大理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獨孤府君墓誌

唐獨孤及

府君諱嶼河南洛陽人也漢世祖光武帝第二子沛獻王輔
之昭也齊臨川郡王河南道行臺僕射洛川刺史永業府君
五代孫國朝明威將軍文慧府君第二子越州都督浙江東
道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右金吾大將軍峻府君之季弟
也聰明仁恕專直寬信擾而毅溫而厲弱冠筮仕以藝即戎
藏器安卑非其志也天寶十四年安樂山反朝廷以淮淝海

沂三吳咽喉宜擇良佐以貳藩鎮命府君爲泗州長史無何
換徐濠二州倅戎備叅吏職忠毅肅給所屆繫賴御史中丞
崔公昭之尹河南也盛選僚佐表府君爲太常丞兼殿中侍
御史營田判官使罷轉湖州別駕大歷五年崔公受詔持節
牧宣歙池三州君復爲從事以太子右諭德兼殿中侍御史
遷大理少卿兼侍御史方謂宜民宜人祿與壽俱遭命不淑
春秋五十九而歿是歲大歷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夫人隴
西李氏以栢舟之誓提携諸孤某等奉府君之喪言歸洛陽
某月日遷窆于某原禮也府君少孤奉事兄嫂以友悌稱在
家在邦言信行果居官祇事強志能力及其冠法冠佐大府
君上以勤恪周爰成務下以勞謙明誠應物和禮正家敦睦
姻族自疎及親必慈必愛而命不我與年未下壽天天是柝
嗚呼哀哉初府君之金吾伯兄擁旄江東也拔崔公於郡吏
人之中升爲軍司馬推誠委政之分猶晉得韓厥宋得子罕
及中丞之開府辟掾府君爲首旣而府君之喪也中丞哭之
慟贈賜給加於人二等由是稚子孀妻得奉喪而西三月而
葬禮無違者賻布之餘足備祭器君子謂金吾之明哲貽厥
兄弟宣州之交情見於死生知己之道斯其行者鮮矣及敢
不直詞書仲父之美於墓石其詞曰

叔父懿德承家令儀慧伯哲兄踐脩塵違私治於官發跡淮

沂及佐皇華亦繡其衣天子命我再參軍機駱馬驪驪所從
 其誰顯允崔公為諸侯師府君委質咨諏載馳式壯其猷耄
 未及之陰陽為寇子鵬語期昔也陟岡哀哀永思今也還真
 匪公曷依伯兮叔兮今乎已而他年九原公誰與歸

毘陵集

房正字墓銘

唐梁肅

河南房君諱稟字敬叔者唐長安令思晦之孫殷城令齊金
 之子相國贈太尉清河公瑄之族子也興元元年十月終于
 監官縣之旅次旋窆于楚州寶應之某原孟子云雖有銘墓
 不如待時楊雄亦稱李仲元不諱其志不累其身時無仲尼
 豈平聞若敬叔以五常為師六學為友行年五十八而動不

一合艱屯艱危沒於道路噫孟軻揚雄其知言者歟敬叔十
 歲好學十五年能屬文二十餘值陸渾為戎遷于東南劉僕
 射以賢良薦授秘書省正字常黃門崔中書繼持國柄方待
 以儒者之職屬二相薨免其他當路君又不能附離乃卷道
 退歸每言五經之首其道大備而去聖窮遠義類繁滋博而
 寡要學者罕究乃撮其異同各以彙聚凡三百餘篇草藁未
 就遭疾而歿再耕廢疾申公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隨之然歟
 通人趙郡李遐叔常云我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
 嗣子某泣序遺烈請予為誌文曰
 儒為德本德實教源不有達學孰纂羣言恂恂房君行直而

温一匡六藝獨立顯門宜登師席啓迪蒙昏今也則亡來者
何云翔棘滋茂芝蘭燒焚命不可問于嗟房君

梁敬之集

栢州真定縣尉獨孤君墓誌銘

唐 梁 肅

君諱正河南洛陽人皇朝光祿大夫河南公諱義順之元孫
故殿中侍御史潁川郡長史贈祕書監府君諱某之少子故
常州刺史府君諱某之愛弟春秋四十六大歷十一年某月
日卒于晉陵郡明年某月日歸葬于洛陽南先塋元兄水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汜術天倫之痛且懼陵谷之不可常也於
是昭銘景行誌其墓曰君之先出自劉氏漢世祖之裔有進
伯者北征以師敗績降匈奴因部易姓其後有永公羅辰臨

川王永業魏齊二代開國承家臨川生開府儀同三司武安
公子佳洛南之福也歷代之崇業茂勲其餘祉於是有祕書
之遺直常州之厚德德美休裕叢滋于君君温恭淑和孝友
慈仁居處進退非禮不動嘗謂學者義之府文者質之簿故
娛心典墳簡棄詞藝又謂干祿者躁之幾藏密者靜之奧故
反情樂道居易修業少時解褐授真定尉非其所好棄官不
之晚節尚黃老慕禪味橐籥心懷夢幻生死端居一室澹如
也逮疾病或勸之藥君曰命之不可奈何雖有藥石將焉所
施言未絕口嗒焉順化未婚無子知者痛之嗚呼予嘗窺天
人而考性命天壽之數福極之源盖昏默而不可究已以獨

孤君蘊純粹之質蹈淵騫之行而生不躋艾服慶不植後嗣
彼造物者以三壽百福與何人哉先是君李氏之姊捐館其
明年四月常州府君薨反葬之日三喪俱引故親舊惋痛為
善者相弔水部之哀又其可既乎肅常辱常州之眷且與真
定游文故備其實錄刊于貞石銘曰

顯允君子德心廣兮與道為徒以蒙養兮桑扈反真泊然往
兮刻石九原畢天壤兮

秘書監致仕穆元堂誌

唐穆員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棄養于東都歸義里私第
適寢明年四月嗣子贊洎質員賞奉遷靈座附曾王父母于

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墓非周孔之訓宋齊以
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
人命曰禮經三月之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
子自盡之謂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平素貽簡幽明假
詞他人不足以馱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魏
宜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為洛陽人奕葉王公與魏
終五代祖伽皇朝殷州安陽令贈刺史太常卿高祖宏遠水
部員外郎曾祖固禮秘書郎祖思恭稷州錄事叅軍贈光祿
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贈同州刺史自宜都至殷州以淳
粹之氣相遺自殷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

究天人之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爲王者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貞祥性得於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溥博閎厚用先生之禮樂節而文之是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厲高節終全盛德官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也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乎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周乎萬物而不極於莅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天寶中一命景城郡鹽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三紀郡政二介

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煮海之富屬城之乘使其黨曰劉道元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首倡大義臬道元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駁史思明統衆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之才使騎將持書通好公立斬其使以徇于邑且封其書于郡郡佐逾恐且虞思明之見讎也趙公罷攝公嘗佐黜陟使公巡列郡與平原守顏公眞卿陰圖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畫至是密遣家僮以手疏詣顏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爲衛君乎六字而已顏公執書感泣卽日以軍師之禮致公公之許顏公也以長子屬于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人之祀吾無累也旣而從顏公登埤誓衆以必死與之援絕

孤城公志愈勵顏公麾下非公所制者伺公請沐中夜迫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拔他日顏公詣行在所自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已之咎肅宗嗟嘆以璽書徵公且謂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既至會顏公以言事忤旨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官史府尚書省分王命于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師憑勲怙寵乘國艱危自以不叛爲文靡顧文法公以至誠格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徵令者相率如響元帥李光弼將貳於上屢奸於公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愠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爲一

一宰臣話之至於其馳于時周鄭路塞東南貢賦之有入漕漢江轉商山招贊籍孤全才以守夏口我于是有專城連率之寄金印紫綬登帝詔書下日百城肅然清風先翔甘雨隨灑荆越吳蜀之富期月傾之俄封長江與淮西對境厥帥董秦多俾腹心爲其津戍拉商旅斷中流畏公明威拱手如桔舟楫上下如行其家萬里來臻若赴于市部有酷吏姻連勳臣敢爲貪狠靡所畏忌公糾發贓罪暴之于朝且以鞭朴懲其侮慢我於是有再黜之咎勳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牽復臺省大歷七年淮南旱和州以師旅後瘡痍深慎選良牧用膺明命視人如子理事如醫居一閩人忘其傷又一閩人

忘其化無何受代代者冒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洎即日所
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存代宗震
驚以爲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以徵發之弊杭於
刺舉之司旣而代至則不知代者之指斐然歟將有爲歟贊
守闕訟寃三歲聞徹降而御史卽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戶
增數倍使者還報會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子申
父之寃憲臣授君之命楚劔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埃塵
其明如此宮坊養德優游卒歲每台輔易位宜以舉直錯枉
或曰公卿缺員僉議所屬以中外之望必集于公而前後宰
政率以不附離之見憚故久滯於坎公嘗自卜進退以深識
爲元龜日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默
默然有浩歸之志凡謝病垂滿十旬而時議迫隘公望充塞
不得已而起者三泚之亂公方杜門請急出無車馬假乘於
故人太子少師韋公倫棄家逃汙出城信宿方審乎所在而
奔焉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奉天興元之勤也大駕還宮百
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志矣移疾罷免東歸吾土陵後五年
就加秘書監致仕遂公之志也考槃于灑洛之上下勝于北
山之陽良辰暇日盡四時之賞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
爲稼穡以友愛爲墳篋十年春喟然手䟽述麟德中高宗天
皇大帝詔問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爲家令賜諸子諸婦

人各一通贊等暨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秋
違裕冬棄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同稟至性有高
世之德公率太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於神明公之教育成
人者高祖曾祖兄弟伯孤甥姪與贊等所以威以勸之慈以
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姻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
無學不綜經窮入室之奧史精歷代之博非聖人之教道則
知而不言每語及三代損益以逮於國朝典故莫匪成誦聞
者退徵於卷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話其世代
蓋郊子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紀歷官二十
五政德義政事無非殊效且未嘗有如分之報而三黜一免
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苟且合終不以生死異嘗從王事歷
佐權臣入於朋家之門雖周鄭交惡田竇奪移彼不我疑我
不彼貳嘗宴居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爲大吾
之志也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枉其道日以三牲五鼎充
吾庖非養也苟繼吾志或承患難則義重於生宜從其重焉
贊等祇荷嚴訓仕於天朝贊以御史中丞質以右補闕皆以
守職不避強禦並罹譴逐員以待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
所事殺無辜質以監察御史糾帝閣解兄難迭逢困厄公申
誠曰先王之道洎爾友朋之議及吾異日之訓爾無虧焉愛
子者教之以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贊等永惟古人有欲

養不待之痛公高尚不事待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音不自
拯於不才不孝之分內乏擊鮮之獻外貽非疾之憂是以上
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有不敢不能贊等
伏念為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則不敢負不肖不逮於義
劣不能死荒不及文哀舉大端永闕幽宅

文苑英華

河南兵曹元公墓誌銘

唐穆員

公諱盛字某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十二代孫皇金紫光
祿大夫司膳卿汝陽公善應之曾孫集州司馬崇敏之孫處
士履清之季子生五十有五年官歷憲府法寺宰邑豫京者
十政以貞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卒于東都綏福里第十月

四日孀妻孤女奉喪歸墓于偃師首陽山之北原鴻呼哀哉

公忠竭於事上孝終於報親許與諾著于氣類其蒞官也剛
決堅利致用如今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畏累佐戎府獨步
神州肅肅羽儀方漸于陸何幸官階半而不知者命迫焉初
處士府君之逝也公二兄孟幼仲嬰公方孕太夫人則我伯
姑來歸于我惟是內外同氣兄無常弟弟無常兄入學過庭
鴈行三紀既而從官方始異門孟仲早落公終養焉嗚呼我
伯姑深仁如天高行鄰古昔有三子今無一孫悠悠彼蒼與
善焉在仁人之祀奄焉忽諸夫人河東柳氏從公致養奉公
歸耐存沒成公之志賢乎哉女子藐爾未笄煢然主奠聞者

悲之公方大漸以延燧之銘見託何以爲報哀而不文銘曰
歸全舊垣列侍先人有知當樂無知返真文苑英華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銘

唐崔元翰

唐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諱肅
字寬中其先安定人繇漢魏已降至于隋氏世有爵位家貴
門盛刑部尚書邯鄲公曰毗君之五代祖以至於唐散大夫
右臺侍御史趙王行臺記室宜春公曰敬實公之高祖朝散
大夫右臺侍御史曰愕君之曾祖祖昱終于莫州任邱令父
達止于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事安卑于燕薊避亂于吳越故
其世少衰焉君嘗爲司禦府君靈表以表其墓自敘其世系

甚備公建中初以文詞清麗應制授太子校書請告還吳相
國蘭陵蕭公薦之擢授右拾遺修史以太夫人羸老有沉痼
之疾辭不應召其後淮南節度使吏部尚書京兆杜公表爲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管書記之任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
還臺非其所好於是備諫諍而佐於大君傳經術而授於儲
后典文章於近署垂勸戒於東觀授赤紱銀印之錫聞者榮
之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于萬年之永樂里享年
四十有一詔贈禮部郎中賻以布帛十年春正月二十八日
葬于京師之南小趙春之原子徽之宏之俱未冠嘗學文矣
幼子未名小字振振夫人京兆韋氏抱之以纊從其輜車哀

感行旅嗚呼君之寓于江南十六而先府君歿事祖母以至
 孝聞在羈旅之中當離亂之際貞固而未嘗忘於道廉讓而
 未嘗虧於義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
 稱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內四方之諸侯洎使者之至郡更
 遣招辟而賓禮之其升於朝無激訐以直己無逶迤以曲從
 不爭逐以務進不比周以為黨退則澹然而居於一室傲遺
 乎萬物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
 莊道家之言皆覩其奧而觀其妙立德玩詞以為文其表為
 載諷詠發于春秋協于謨訓太雅之疏達而信頌之聲武庫
 焉博約而深厚優游而廣大其三占之遺有文集三卷吳琳

學者之師式嘗著釋氏止觀統例幾乎易之繫辭矣前後五
 歲職必更於清顯擢必首於俊造歿之日位未及於褒贈之
 典然而天子憮怛悼痛恩有加焉假之以壽則將有器使之
 寄柄用之重是直屈於短天而無命非不遇也執友博陵崔
 元翰哀之乃為銘于墓門識其邱隴銘曰

懿文德垂典則以藻身又華國命之短哀何極

文苑英華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韓愈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
 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
 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

卒葬洛陽北邙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孕聞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

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

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昌黎集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公墓誌銘

唐韓愈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為司尉少卿員外盧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垌家破時垌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幼漏名籍得不誅卒俘賊中竇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

中丞垌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垌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墓廣平之節死間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生男四人曰鎬鉞鍊銳女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二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

偃師之土樓銘曰

上古愛民求官爲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兮勿傷其穴與墳

興元少尹房君墓銘

唐韓愈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瑄以德行為相相元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元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

七十三以官終幼壯為良子弟老為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常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為整屋令施州刺史丹陽整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磨次回次衡次元有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尹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托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 韓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漂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為詩文及公

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實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

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意好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勛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

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日某白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后縉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寶為氏聖愕旋河嶺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上同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唐韓愈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弟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

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撫耳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

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
 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
 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
 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墓碣墓請銘銘曰房氏二相厥家
 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
 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
 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昌黎集

祕書少監贈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唐韓愈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
 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

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與其兄朗畜於伯
 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
 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
 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
 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
 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
 承瓘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
 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眾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
 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
 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
公共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卽閑於郊十
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
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日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
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
保貞孝公皇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眉慶配良是似
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
鄉家瑩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
屬以銘銘曰於古風褻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
世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昌黎集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墓誌

唐李翱

公諱草字盧符宣州刺史元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府監恬
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時公往師焉
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孺子爲之著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
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叅軍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
河陽三城河東三府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黜陟使
裴伯言謂公堪爲諫官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
度叅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復
命授興元少尹入爲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
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寢疾卒公博覽多藝

奕基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祇以纂錄自樂爲事換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寶折桂錄新羅紀行將相別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祕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終子七長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二四並早卒餘皆讀書著有文名明年其子奉公之喪附葬于偃師從先塋謂翺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爲誌

文苑英華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唐

李翺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榘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

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卽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大人憂再期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旣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

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畧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鑄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鑄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州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五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司空晉公從事次女許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以五月丙子奏公之喪歸柩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

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旣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公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誥五本成盧考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於公唯公之興

河內府志 卷之九十一
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
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
刻讎俾或可傳

李文公集

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唐元

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
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
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
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奏漢已還采
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
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

齊為而

安之後天下之士

顯大加氏父子鞍馬調為文在橫槊賦詩故其道文
即樂文樂夜志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
文短辭執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
不取頤藉入流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其言要飾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
其言要飾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
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
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

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
 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
 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以不能無
 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
 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東摸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體裁
 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雨順律切
 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
 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
 子美之孫嗣

業啟子美之樞襄祠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
 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
 墓云系曰嘗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
 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為奉
 天令甫字子美入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
 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
 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
 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宏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
 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

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長慶集

河南元府君夫人鄭氏墓誌銘

唐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朝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滎陽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歸于咸陽縣奉賢里洪瀆源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恩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監朝散夫人易州司馬

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桓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邱尼曰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之貴也種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之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原派婚姻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

姝以悌聞發自生知不因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治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爲親姻表滋盛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沒積與穉方髻亂家貧無師以受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穉卽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穉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右拾遺不數月謫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秩甚薄每至日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其心兢兢戰戰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耻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

家於太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槓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榮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源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以夫人之幼子穉爲執友故聆夫人之美最熟積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謨述書於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爲是而已哉亦使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鬪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文粹

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唐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宏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左僕射母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卽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九代孫也公授天地粹靈

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
判入四等署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
遺卽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
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
不能起服除之明年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
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三輔等八十八家
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
疾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
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御史死其柩乘傳入郡
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

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吉安令至
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
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
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
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椽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
長史長慶初穆宗皇帝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
旣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
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雅一變至於典譽時
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有輔弼之才擢授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檢人以
飛語構同位詔下案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
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
以補亡戶通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
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
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麾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
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
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
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富貧審勞逸以定稅籍越
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
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
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
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州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
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
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焉前夫人京
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
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
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齒齒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
司農少卿程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
女聚諸孤等號護膺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

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即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行而勤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

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不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小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白香山集

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唐杜牧

亡友邢渙思諱羣牧太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而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

口事王并州俱爲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俛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幕多賢士公事晏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令吏部侍郎孔溫業爲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賀客吏部曰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對後旬日詔以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牧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濶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牧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

東二百里間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復問閑日何爲曰時飲酒高歌極歡牧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以不用繁慮而不快於守郡也數月渙思以風疾發舟東下次于睦語及家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緣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生至洛幸矣大中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鄙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邢有河間當陽君實河間人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令侍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卽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

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懌温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
師縣某鄉某里某原葬有月日其孤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登刺史才能温良并
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能窮知賢
賢者多天不肖壽考誰爲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

命曰如命何

節樊川集

